



返回首页

各期目录

各期文章

文章搜索

文章标题

搜索

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及其逻辑演进——刘健¹ 许卡佳²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6-10-19 阅读：702次

[摘要] 区域创新网络不仅是国内外经济界、地理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理论前沿，而且也为我国解决现实区域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区域创新网络是融合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内容的综合性理论，因此，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也是多角度的。

[关键词] 区域创新网络；理论基石；逻辑演进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 (2006) 02-0076-07

一 区域创新网络：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区域创新网络的完整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Freeman、Cooke曾经对此作过概要性论述[1]，我国学者1992年将之引入国内，对区域创新网络开始了初步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系统性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创新主体赖以创新的有效载体；创新主体相互依存的集体学习环境。这三个维度实际上分别揭示了创新的方向（系统性创新）、载体（区域网络）和动力源泉（互动学习），因此，从创新视角考察，区域创新网络就是各行为主体在区域基础上以互动学习为动力、以创新为目标指向而结成的密切的、相互交织的网络联系。从其特征看，创新性和互动性是区域创新网络的根本性特征，创新不足和互动缺乏的地区，即使拥有极好的硬件设施，也不能称其为区域创新网络。此外，区域创新网络还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它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也是不断发生着“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过程。因此，动态性、生态性和开放性是区域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而根植性则是区域创新网络的隐含性特征，企业通过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根植可以充分享受其中蕴含的丰厚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强企业乃至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但这种效应却是隐形的。

就其实质看，区域创新网络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或者说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威廉姆森和尼尔森称之为“中间性体制”组织。它相对于市场来说，因其整体性而颇具“准组织”色彩；相对于组织来说，又因其松散而彰显市场本质。因此，区域创新网络既摈弃了组织结构的严密等级控制，又能够有效规避市场对于个体的巨大风险。也就是说，区域创新网络既解决了外部“市场失效”，又克服了内部“系统失效”。它兼具市场与组织的优点，是现代经济中自由放任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因而它一经出现，便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推动效应，使所在区域的经济呈现出极强的创新活力和经济竞争力。

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作用，学者们从理论上归纳为四点：1. 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2. 交易费用的节约；3. 便利学习和隐含性知识的获得；4. 网络式创新。Piore 和 Sabel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在美国的硅谷，还是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地区，区域创新网络在实现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理论与实证的前期研究为我们结合国情分析中国的区域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区域差距“顽疾”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和谐理念深入人心，从而确立了协调发展理论的主流地位，中央适时提出统筹区域发展战略（东部沿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试图实现“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2]，并切实解决上述问题。但四大战略的实施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是说，东部领飞、西部跟进、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方略要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够既分别实现、又不失偏颇，既分别发展、又有机协调。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区域创新网络的根植性、创新性等特点能够打造不同地带独具特色的“活力源”，从而使国家区域经济呈现出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发展局面，进而有效地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因此，区域创新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地区差距的崭新视角。就目前实施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来说，笔者认为，创新能力的差距已经成为区域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构建区域创新网络

则是提高落后地区创新能力进而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工具。当前，东部地区已经建立起区域创新网络（锥形），正带动东部地区加快实现“两个率先”；西部地区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区域创新网络，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只会更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落后地区只有根据自身特色、量身打造自己的区域创新网络，才能引领本地区的发展，才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相对差距。因此，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对于实现统筹区域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区域创新网络成为近10年来国内外经济界、地理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理论前沿并非偶然。从理论上讲，区域创新网络理论是一个崭新的理论研究领域，尽管它还构不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却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吸引了大批学者对其进行跟踪研究。从方法论视角看，它是一种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是一种相对于市场范式和等级组织范式而言的网络范式。从实践角度看，它是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框架，在这一制度框架内，所有影响区域差距的因素均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区域创新网络是所有这些影响因素的集合，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统筹发展的一揽子方案。

二 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

区域创新网络是融合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内容的综合性理论，因此，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也是多角度的。

（一）区域创新网络与聚集经济（外部经济）理论

德国人韦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聚集经济理论。韦伯认为，聚集实质上是工业企业在空间集中分布的一种生产力布局形式，聚集能够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的聚集经济，但只有把存在着种种内外联系的工业按一定规模集中布局在同一区位，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成本节约。这就是韦伯（Weber）创立，胡佛（Hoover）、艾萨德（Isard）等人完善的工业区位论的内容实质。区位聚集理论尤其强调了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将聚集经济视为一种规模经济效益，或者说聚集能够享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然而，分工的深化意味着专业化与多样化并存，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是分工经济的两个维度。经济学家常用“范围经济”概念来解释这种多样化经济，它通常是指企业因事业领域或经营区域的广泛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对外部范围经济的追求，也是企业地理空间聚集的重要诱因。

因此，确切地说，聚集经济是由与专业化相对应的规模经济和与多样化相联系的范围经济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合经济，其实质是一种外部经济[5]。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聚集范围经济）所散发的向心力吸引着各行为主体尤其是企业在区域范围内结网成群。但外部性仅仅是形成企业集群的重要诱因，却不能够保证所有企业集群都能保持长期繁荣，实际上，很多企业集群一度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们享有企业空间聚集所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但是这种优势很容易被伴随企业空间聚集而生的“拥挤成本”等因素所削弱，最终使企业集群失去竞争力。正如我们在自然界中经常看到的生态系统变化一样，某些区域尽管具有自我调节的机能和内部通过新陈代谢进行更新的发展机制，但是如果不注意动态的创新和技术的引进吸收，不注意增加知识的积累和流转，不注重区域内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的培育和吸引，不注意克服空间聚集而生的“拥挤成本”和负反馈机制的破坏，也会出现类似“生态平衡破坏”的失调状态，就会失去已有的优势，在与别的区域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波士顿128公路地区一度占优势的半导体产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硅谷地区转移，我国东北三省老工业区的财富80年代之后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等等，这些都说明，单凭聚集经济带来的静态竞争优势并不能有效阻挡“区域替代性规律”的发挥，区域经济谋求长期繁荣的关键在于积极地营造区域创新网络以寻求基于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二）区域创新网络与交易成本理论

按照张五常的观点，交易成本是指“除了直接的实物生产过程的成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之外的所有其他成本”[4]。因此，交易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制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等。因此可以认为，交易成本是伴随着交易过程的发生而产生的，即交易过程中，“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存在交易成本……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是零，那么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么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的”[5]。更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没有交易的社会，也存在交易费用[4]。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交易费用在经济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交易成本理论中，科斯把企业和市场看作两种执行相同职能而又相互替代的机制，并认为，企业的出现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是因应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而出现的。威廉姆森认为，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失灵现象，企业往往通过资源的内部化战略，形成一体化的等级组织，来减少市场交易行为发生的次数，降低机会主义的发生和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6]。但随着企业的内部化程度加深，又容易形成等级组织。层次繁多的等级组织，不但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降低了知识、信息等要素的流动速度及其准确性，减少了创新的机会。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分工的细化，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已不再单纯地将资源的内部化战略视为惟一的“法宝”，而是逐步由原来的垂直一体

化转向垂直分离,越来越多地走向市场交易,因为这样所获得的生产成本的节约远远大于在此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增加[7]。而且,即使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体制中存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也难免出现信息不畅和信任难以建立的问题,企业也不得不通过非正式的联系解决这些问题[8]。由此看来,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仅仅考虑利用企业与市场两种力量来交替调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活动的观点是很片面的,除此之外,还存在影响交易成本的第三种力量——网络[9]。

区域内结成的网络能够及时快速地传递信息、知识和技术,同时也使企业间短期的市场交易关系逐步演化为长期的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信任是最有价值的资源,它一方面有助于减少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封闭、独占与扭曲,扩大对知识的共享和扩散,使信息变得富足且便宜[10],从而最大限度地减低信息成本与交流成本;另一方面,一旦信任建立,就可以帮助各行为主体简约法律契约关系的环节,不仅有利于节约谈判与签约成本,而且还能够节约监督合约实施的成本。

可见,信任对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至关重要,而区域创新网络的根植性则是产生信任的最好机制。在区域创新网络内,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根植的社会背景的巨大影响,如果各行为主体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准则,那么建立信任的难度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成本都会降低很多[10]。正如科尔曼所认为的,社会网络关系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实施规范以及规避欺瞒有重要影响。在区域创新网络内,如果社会规则惩罚欺骗者,而且众人都遵守这些准则,那么受到惩罚的威胁可能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11],而且网络成员之间基于信任的频繁互动和牢固的联系纽带使得经济活动具有可靠性与可预见性,从而尽可能地规避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高交易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效率损失。由此可以说,源于交易双方根植于当地社会制度环境的网络关系和基于信任的制衡力量能够有效克服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等行为从而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

不仅如此,交易在区域网络范围内的集中还会“由于分工网络效应的存在而大大提高交易效率”[12]。很显然,网络关系可以节省企业搜索市场信息与所需人才的时间与成本,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可以促使交易双方很快达成并履行合约。因此,基于信任关系的区域创新网络不仅能够节约交易成本,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世界成功的区域创新网络无一不是信任机制引导下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的结果。

(三) 区域创新网络与创新理论

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新组合的内容包括: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开发原材料的新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其实质就是“创造新产品,并实现其市场价值”(图1)。

创新=新的创意+市场价值

图1 创新的含义

资料来源:王缉慈.创新的空间,2001.325.

首先,在创新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创新被赋予了制度内涵。Morgan认为,熊彼特创新概念主要局限于技术创新方面,没有强调指出社会制度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的不同于市场的角色。对此,演化学派以整体的、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创新,试图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把握和规定区域创新,认为创新既包括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也包括区域和国家的制度创新,既包括组织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因而具有广泛的含义。Morgan对创新进行了全面地阐释,认为“创新既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或者组织创新,又包括企业外部产业、区域和国家层面上进行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创新等”[13]。由此可见,创新理论的制度性内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发现和认同。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就反复强调“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优先和更根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也多次发出“制度重于技术”的强烈呼吁。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将这种扩展了的广义创新概念称为“新熊彼特主义”,他认为创新是全部创新的统称,涵盖科技与经济、哲学与政治、组织和制度、商业与金融、文化和艺术、思想和观念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彼此作用、相互促进,在区域创新网络的制度安排框架之内,共同演绎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佳话。

其次,在创新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创新被赋予了空间含义和多点(网络或非线性)特征。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创新被隐含性地设定为“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扩散”的线性模式,“新熊彼特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尔把这种线性创新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急速前进的队伍”,认为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忽略了创新的空间维度。事实上,1980年代以后的大量文献证明,创新不一定是从发明到扩散的线性模式,而是在企业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发生(图2),而且通常是以一种“创新簇”的面貌出现,是一种网络激发式的创新过程。

图2 创新联接和反馈模型(Kline & Rosenberg,1987)

资料来源:Feldman M. P.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1994.90-95.

第三,在创新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创新被赋予了社会特征。不难看出,熊彼特创新理论过

分强调创新是企业家“个人英雄式”行为的表现。“新熊彼特主义”则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强调创新的集体性、互动性、社会性，认为创新是集体的努力而非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即创新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互动模式。基于这种认识，德鲁克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社会行为。欧盟的《创新绿皮书》也指出，创新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成功地生产、吸收和应用新事物”；“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使得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成为可能”；“创新不仅是一种经济机制或技术过程，此外还是一种社会现象”。

以上可见，创新理论是一个逐步演进与完善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从线性创新到网络创新、从企业家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区域创新网络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创新的空间含义推动着区域科学与创新理论的交叉研究领域——区域创新的衍生，区域创新作为创新理论的特殊分支进一步完善了创新理论体系，是创新理论的最新发展。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区域创新因其同时被赋予了空间与制度含义、网络与社会特征，因而成为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点。

（四）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竞争优势理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禀赋要素的影响已然大大削弱。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区域比较优势，而且静态的竞争优势正逐渐向动态的竞争优势转变。因此，波特直接提出，当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已从比较优势理论转向竞争优势理论。

1. 竞争优势理论：从国家竞争优势到区域竞争优势。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论著《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指出，产业集群是获得产业竞争优势乃至国家竞争优势的“本垒”（Home Base），是在全球获得竞争优势的组织基础。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部门都获得国际竞争的成功，各国只能在本国有特色的产业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而特色产业成功发展的表现形式则是在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从而凸显出区域的竞争优势。由此可见，波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区域竞争优势的概念，但他从产业竞争优势到国家竞争优势的论述中，确实没有忽略产业竞争的区位因素，恰恰相反，他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赋予了特色产业明确的区域内涵和空间含义，从而对区域竞争优势作出了实质性的阐述。

2. 区域竞争优势：从静态竞争优势到动态竞争优势。一般说来，区域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层面：由聚集经济产生的成本优势和由创新网络带来的创新优势。聚集经济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聚集经济优势归根结底是基于要素资源集中所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不过，这种优势的获得是很不稳固的。因为聚集经济阶段的企业集群类似一个群体企业相互作用而成的静态网络，在这种静态网络中，由于信任的有限性、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企业间只有编码化程度低且复杂性有限的知识和信息流动、企业间合作半径有限等，多数企业以模仿创新为主，容易导致恶性竞争，虽然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这种建立在低要素成本之上的竞争力是脆弱的，难以持久，一旦出现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竞争优势就会削弱。因此，随着企业集群的成长，必须转变竞争优势的基础，提高企业集群的学习与创新能力，以赢得动态网络的竞争优势。

3. 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与再造将是地区优势的根本，因此，如何保持地区的创新活力及其“知识基础”对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关键性的。一般来说，在进入成熟期后，企业集群往往会因为创新内源力的缺乏而丧失竞争优势，如何培育地区创新网络，使竞争优势的基础由聚集经济向创新网络演进，是区域经济获取长期繁荣的关键。一般来说，创新网络所带来的创新优势比集群内企业由于深入的分工协作带来的成本优势更持久，因为聚集经济带来的静态竞争优势很容易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削弱，而动态的竞争优势是基于地方化知识和能力体系，难以复制和转移，故可以获得更长久的“超额利润”。因此，从竞争优势的持续获得来看，基于聚集经济的静态优势向基于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演进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综上所述，创新是一个地区获得动态竞争优势的关键，而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则是区域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与之相适应，只有在竞争优势较强地区才能发展起区域创新网络的雏形，只有构建起区域创新网络的地区，也才能保持长期、动态的区域竞争优势。

（五）区域创新网络与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Growth Poles）的概念和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佩鲁认为：“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Growth Points）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而且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为了分析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佩鲁引入了“推动型单位”（Propulsive Unit）的概念。推动型单位是指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他经济单位增长。推动型工业是推动型单位的一种。“把推动型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聚集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如果一个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空间被定义为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动型单位就被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概念的最初提

出是作为“经济增长极”的纯经济概念应用于经济增长理论,1966年,保德威尔把“经济增长极”理解为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使这一概念在经济增长含义之外又增加了地理空间含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推动型单位(尤其是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的聚集,形成一些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聚集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增长极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合成理论,作为区域创新网络的雏形理论,它已经暗含了“聚集”、“创新”、“网络”等基本词汇和基本概念。首先,从增长极的形成来看,资本、技术、生产、贸易等要素与活动的空间聚集是增长极形成的直观表现,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聚集及其创新活动更是增长极形成的主体动力;主体要素与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有机结合营造出具有生产与服务、贸易与金融、信息与决策以及交通运输等多种功能的增长极,这些功能在增长极的一体框架内结成经济、技术、社会网络,推动整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发展。其次,在增长极产生之后,各行为主体尤其是企业在地理上的空间聚集更加有利于其结成网络关系,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创新主体即企业家的带领下,通过彼此协作与竞争不断进行网络式创新,其所推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与新生产方法再通过网络关系传播出去,对本地以及周边地区产生技术以及制度的影响。而这些也正是区域创新网络的基本功能所在。

从实践上看,增长极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能否保证推动型工业的地方化;二是能否防止其成为“飞地”。实践表明,“飞地”型“增长极”不能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区域创新网络则能够以其“根植性”有效克服“飞地”风险。因此,在近年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分析中,许多学者把增长极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是增长极的高级形态和特殊典型。从动力机制上说,区域创新网络也是增长极不断发展的发动机,增长极的持久兴盛必须依托于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而且,区域创新网络是培育增长极的有效手段。

三 理论评析与逻辑演进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所引致的专业化生产能够提高企业效率,但专业化必须与大规模化相结合即所谓“专业化大生产”才能获取基于生产成本降低的规模经济效益。然而,分工意味着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同时发展,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是分工经济体系的两个分支。多样化经济在一个地区的聚集容易获取范围经济效益,而范围经济效益来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相对于市场而产生,正是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费用,过于细分的生产单元的专业化优势不能抵消相互之间频繁交易的费用,这些生产单元集中在一个企业内就可以使交易费用得到节约。威廉姆森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市场交易的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所以许多企业愿意把纵向生产过程集中在一起,从而可以克服市场交易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费用。但随着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企业又容易形成等级森严的科层组织,其最大的垢病就是管理僵化和效率损失。由此看来,市场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阻挡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却不能避免科层组织导致的效率损失。市场和企业这两种组织形式都未能很好地解决交易费用与市场效率的“两难困境”,从而使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陷入了迷惘,但是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理论学说的出现。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没有给予“空间”以应有的位置。区域经济学家则努力使“空间”因素就位,并利用它来寻找解决上述“两难问题”的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市场和企业的等级组织之间的“中间性体制组织”——网络。“网络比市场更为巩固,而比企业的内部组织更为柔性”[14]。在网络范围内,交易成本被赋予了“空间”意义,原本属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关联厂商被平面化为“空间横向一体化”,这样既冲破了科层组织的效率障碍,又获得了范围经济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节约。也就是说,网络组织(范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两难问题”。但成本的节约,无论是规模经济所取的生产成本的降低,还是范围经济所取的交易成本的降低,由此所获得的成本优势还仅仅是一种基于聚集经济的静态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很容易被削弱和模仿,而一旦聚集经济优势丧失,企业会选择转移到更有聚集经济优势的地区,最终企业集群所在区域会因此陷入长期没落,成为“问题区域”。因此,要使聚集经济区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引进创新因素。研究表明:创新网络所带来的创新优势比聚集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更持久,因此,基于聚集经济的静态优势向基于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演进是保持区域生命力的必然要求。然而,创新网络的构建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增长极则是向区域创新网络演进过程中最为便宜、最为接近的中间环节。因为在增长极的地域空间中,聚集经济的获得、交易成本的节约、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区域竞争优势的潜能都已经有了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或者说区域创新网络的萌芽已经有所孕育[15]。因此,笔者认为,增长极是区域创新网络的初级形态。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理论基石的奠基、交汇与融合,加之实践发展的需要,区域创新网络理论正变得日渐丰实和完善起来。区域创新网络及其理论基石的逻辑演进关系如图4所示:

虚线箭头表示有微弱的影响

图4 区域创新网络及其理论基石逻辑演进示意图

[参考文献]


- [1] Freeman C. Networks of innovators: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J]. Research Policy, 1991,(20).
- [2] 世界银行.中国: 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3] 景芝英, 徐雪梅.试论聚集经济的本质[J].财经问题研究, 1998, (11) .
- [4] 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5]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 [6] Williamson O.E. Transaction-Cost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
- [7] 盛洪.分工与交易[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 [8]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
- [9] Thoreli H. B. Networks: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6,(37).
- [10] Malecki,J. & tootle,B. Networks of small manufacturers in the USA: Creating embeddedness[J]. In Taylor, M. & Conti, S.(eds).
Independent and Uneven Development: Global-local Perspectives[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Hants (England) & Vermont(USA),1997.
- [11] Rabellotti R. External Economics and Cooperation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A Comparison of Italy and Mexico[M]. Macmillan Press
Ltd,1997.
- [1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3] Kevin Morgan,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J].Regional Studies, v31,n5,July,1997.
- [14] Conti S, Malecki E. J, Onias P.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and Its Environment: Spatial Perspective[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5.
- [15] 蔡宁, 杨闫柱.论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基础的转变[J].浙江大学学报, 2003, (6) .

[收稿日期] 2006-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JL026)

[作者简介] 刘健(1973-), 男, 安徽砀山人,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竞争战略; 许卡佳(1955-), 女, 安徽桐城人,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科研处处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网络与区域文化。

(责任编辑 辛向前)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 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 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